



吉本芭娜娜

BANANA  
YOSHIMOTO

TUGUMI

鵺

雅外借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 弭铁娟 译

TUGUMI

鴉

BANANA  
YOSHIMOTO

[日]  
吉本芭娜娜 著  
弭铁娟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鶺 / (日) 吉本芭娜娜著; 弭铁娟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1

(吉本芭娜娜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852-2

I. ① 鶺… II. ① 吉… ② 弭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6288 号

TUGUMI

by Banana YOSHIMOTO,

Copyright © 1989 by Banana Yoshimoto

All rights reserved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-SHINSHA., Jap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,S.L.

图字: 09-2011-532 号

鶺

TUGUMI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

弭铁娟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叶晓瑶

装帧设计 尚燕平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5 字数 73,000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852-2/I·4831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(0510)86683980

## 目录

---

妖怪信箱	I
春天、山本家的姐妹	19
人生	37
异乡人	56
夜晚的缘故	75
和父亲游泳	112
夏日的狂欢	130
发怒	147
身影	183
鹁的来信	202
后记	221
文库本后记	223

---

## 妖怪信箱

鵝的确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女孩儿。

离开了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宁静的故乡小镇，我来到东京上大学，在这里，每天依然过着快乐的生活。

我叫白河玛丽亚，和圣母有着同样的名字。

但我内心里却觉得自己和圣母一点儿关系也扯不上。尽管如此，不知为什么，在这里新结交的朋友们每每谈到我的性格时，却都异口同声地用“宽宏大量”呀、“冷静”呀之类的词来形容。

其实，总的说来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。不过有时候连我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。东京这里的人们，动不动就因为一些小事发脾气，诸如下雨了、

讲座取消了、狗随地小便了，等等等等，随便一件小事就让他们怒发冲冠。与之相比，我可能确实有些不一样。当怒火拱上心头的那一刹那，就像涌上来的海浪被沙滩吸走一样，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……曾经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在乡下长大的缘故，以为是那个环境养成了这样一种与世无争的性格。直到前几天，因为迟了一分钟，教授拒收我的作业，气得快要发疯的我，在回家的路上抬头凝视着夕阳时，才突然意识到：“都怨鹤！不，应该说，多亏了鹤，我才能这么快就平静下来。”

无论是谁，每天大概至少都会遇上一次让自己气愤的事吧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总是在不经意中，内心深处像念经一样冒出一个声音：“和鹤比起来，这点事儿算什么呀。”在和鹤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领悟到：生气发火改变不了任何结果。于是，当我看着傍晚那橘红色的天空时，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
人的爱情是可以源源不断地倾注的，就像日本

的自来水一样，只要打开水龙头，就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。我突然毫无来由地这样想到。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我最后一次回到少女时代生活过的海滨小镇度暑假时。书中登场的山本屋旅馆的人们，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，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今后恐怕也不会有机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。所以，我对那里的记忆，也只能停留在我和鶺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。

鶺从刚出生时起，体质就非常羸弱，身体里的各个机能都出现了问题。医生说她活不了多久，家里人也都有了思想准备。于是，周围的人对她都百般宠爱，她妈妈不辞劳苦地带着她走遍了日本各地的医院，竭尽全力想延续鶺的生命，哪怕是多一天也好。就这样到了鶺蹒跚学步的时候，她的性格在被大家的娇宠中，一下子凸显了出来。特别是在她的身体状况可以勉强应对日常生活后，这种性格发展得愈加突出。鶺喜欢刁难人、性格暴躁、言语粗鲁、恃宠娇蛮、狡诈奸猾。她能够把别人最不堪的

事情在绝妙的时刻用最准确的语言丝毫不留情面地说出来。那时，她那一副得意扬扬的胜利者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个恶魔。

鸫的家就在她家经营的山本屋旅馆里，我和妈妈住在离那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。

我父亲住在东京，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终于和早已分居的前妻离了婚，然后和我妈妈正式结了婚。为此，他们不得不频繁地奔波于两地，看上去很辛苦。但是，因为他们梦想着一家三口能在东京一起生活。所以对此他们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家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但我作为他们的独生女，却是在恩爱父母营造的平和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。

山本家是妈妈的妹妹政子小姨的婆家。妈妈在他们家经营的旅馆的厨房打工。他们的家庭成员有旅馆的经营者姨夫山本正、小姨政子，还有他们的两个女儿，一个是鸫，还有一个是姐姐阳子。一共四口人。



如果给深受鸫的性格之害的人弄个排行榜，那么前三名分别是小姨政子、阳子和我。姨夫从来不往鸫的跟前儿凑，所以得以幸免。可笑的是我这个人竟然也榜上有名。因为前面的两个在养育和照顾鸫的过程中，温和和蔼得早已能和天使媲美了。

从年龄上来算，阳子比我大一岁，我比鸫大一岁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鸫比我小。因为她从小到大，性格一直都那样粗野，好像从来没有变过。

鸫的身体不好，经常不得不卧床休息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鸫的脾气就变得更加狂暴。为了让鸫能够静养，他们家把旅馆三楼一间整洁漂亮的双人房间给鸫单独使用。她的房间观景效果最好，从窗口能够看到海。白天，阳光灿烂；雨天，波涛汹涌、云雾缭绕；夜晚，垂钓墨斗鱼的船上灯光闪闪，那是海上最美的景致。

因为我自己身体健康，所以无法想象每天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那种焦躁不安和煎熬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不得不长期在那间屋子里卧床的话，起码那些

海的景色、潮汐的气味是不能没有的。但是鵝好像根本不这样想，她不是把窗帘粗鲁地撕开，就是把防雨木窗用力关上。有时把米饭全部扣在地上，有时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榻榻米上，一年到头屋子里就好像被巫婆施了魔咒一样，让和善温柔的家人哀叹不已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她真的对“黑魔术”着了迷，自称“魔鬼使者”，要驯养魔兽，在家中养了大量的鼻涕虫、青蛙、螃蟹（这也是海边的地方特色吧），甚至偷偷放到旅馆的客房里，引来了住店客人的不满。小姨、阳子，甚至连姨父都为鵝的恶行愁得直掉眼泪。

而这个时候，鵝却冷笑着说：“别哭了！要不今晚我突然死给你们看看，看你们怎么难受。”那一瞬，她的笑脸看上去竟有些像弥勒佛。

的确，鵝很美。

乌黑的长发、白皙透明的皮肤，虽是单眼皮，但眼睛大大的、睫毛又浓又长，当她垂下眼帘时，睫毛会在脸颊上形成一弯淡淡的阴影。纤细修长的

手脚，白皙的皮肤下能够看到蓝色的血管，身材娇小玲珑，五官端正漂亮。鵝就像是上帝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美丽的洋娃娃。

从中学时代开始，鵝就常常哄骗同校男生和她一起去海边散步，一起去散步的男生就像是走马灯一样，一天一换。在这个不大的海滨小镇，很快就引来了人们不好的议论。不过大家都宁愿相信是鵝的温柔美丽才引来了那么多的追求者。鵝在外面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好在她还没有恶劣到对住旅馆的客人下手，这一点真的是谢天谢地，否则，也许人们会以为山本屋旅馆是卖淫的地方呢。

傍晚，夕阳西下的海湾，鵝和一个男孩子沿着高高的防波大堤在散步。夜幕降临的天空中，鸟低低地飞翔着，海水波光粼粼，静静地拍打着海岸。像沙漠一样空旷洁白的沙滩上，只有狗跑来跑去玩耍着，几条小船被海风吹得摇来摇去，远远地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海岛的影子。被染成淡红色的彩云，向海的尽头沉下去。

鵝走得很慢很慢。

男孩子有些担心似的把手伸向鵝，鵝依然低着头，伸出纤细的手握住，然后抬起头微笑。脸庞在夕阳的映照下光彩夺目，那笑容就像夕阳西下时瞬时即变的天空一样，美丽动人令人怜惜。洁白的牙齿、纤细的脖颈、凝视着男孩子时大大的眼眸，这一切仿佛随时都会伴随着风沙和海浪声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是的，如果有一天，这样的事真的在鵝的身上发生了，我也毫不奇怪。

鵝的白裙在海风吹拂下飘舞着。

“原来，你也可以变成另一个人啊！”看到这种场景时，我一边在心里恨恨地想着，一边却莫名地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尽管我深知鵝的本性，但这一切却依然会让我震撼，让我哀伤。

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使我和鵝真正成为了好朋友。当然，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玩，如果能够忍受住鵝可怕的捉弄和恶毒的嘴巴，和她一起玩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在鵝的想象中，这个小小的渔业小

镇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。即使是一粒沙子也是一个神秘的碎片。她聪明好学，虽然因病常常请假，但她的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。她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，懂得很多深奥的知识。本来也是，如果没有个聪明的脑子，大概也想不出那么多花样繁多的恶作剧吧。

我和邬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玩过一种叫做“妖怪信箱”的游戏。在山脚下小学后面操场旁边有个废弃的百叶箱（气象观测箱），邬假设：那里通往灵界，里面有从灵界寄来的信。白天，我们把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恐怖照片和报道放在里面，半夜，我们俩再到那里去取。白天去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的地方，到了黑漆漆的晚上悄悄走到那里时，竟然真的觉得恐怖得要命。我们有一阵子特别迷恋这种游戏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游戏也和其他类似的游戏一样渐渐地被忘记了。升到初中以后，我加入了篮球部课外活动小组，训练很累，顾不得和邬玩了。每天回到家已经很晚，而且要做作业。渐渐地，邬就成了一个只是“住在旁边的表妹”了。

我要说的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时候，记得好像是我上初二那年放春假的时候。

那天晚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我待在自己房间里哪儿也没去，海滨小镇的雨总是带着海水的气息。我在夜晚的雨声中，心情沉郁。那时外公刚刚去世，我一直在外公外婆家长到五岁，和外公的感情特别好。即使和母亲两人一起搬到山本屋来以后，也经常回去看外公，而且和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。那天，我请假没去参加篮球训练，什么也不想做，眼睛哭得红红地靠在被子上。母亲隔着拉门告诉我：“鹤的电话。”“就说我不在。”我回道，现在没有精神见鹤。母亲也深知鹤的厉害，说“好吧”，就走了。我又坐回到地板上靠着被子，胡乱地翻看杂志，正当我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穿着拖鞋“啪嗒啪嗒”地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，抬头瞬间，拉门已经被拉开，鹤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那里。

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哧带喘，透明的雨滴从雨

衣的帽子上滴滴答答地滴到了榻榻米上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地轻声叫道：“玛丽亚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似梦似醒地看着表情恐惧不安的鵝。鵝用态度蛮横的语调说：“喂，快醒醒！不得了了，你看看这个！”

说着，她从雨衣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纸，直接递给了我。我心想“什么呀，搞得好像多严重似的”，心不在焉地单手接过了信。但是，当我一眼看到上面的字时，我却有一种突然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的感觉，紧张得不知所措。

那苍劲有力的毛笔行书，毫无疑问是让我永远难忘的外公的笔迹。开头部分和过去每次给我写信一样，上面写道：

我的宝贝玛丽亚：

再见，照顾好外婆、爸爸、妈妈。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不给圣母的名字抹黑的出

色的女性。

龙造

我一下子惊呆了，那一瞬，我仿佛看到了外公端坐在书桌前那直挺的背影，禁不住着急地问鹤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鹤红红的嘴唇颤抖着，眼睛定定地看着我，神情严肃地用一种近乎祈祷的语气说：“你信吗？这是在‘妖怪信箱’里拿到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一刹那，那个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的百叶箱又浮现在脑海里。鹤压低声音，悄悄地说：“和你们这些人比，我是个离死更近的人，所以对这种事情，我更清楚。刚才我睡觉的时候，梦到了外公，醒来后总有一种不舒畅的感觉，因为好像外公想说什么似的，过去外公也给我买过好多东西，对我也挺好。梦里还有你，外公好像是在和你说话，因为你是外公最喜欢的外孙女嘛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那



个‘妖怪信箱’，就跑去看，于是就……外公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过‘妖怪信箱’？”

“没有讲过啊。”我摇着头说。

“啊？那就太可怕了！”鹤大叫一声后，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调说：“那个百叶箱，真的变成‘妖怪信箱’啦。”

然后，鹤两手交叉，捂在胸前，闭着眼睛，仿佛在回忆自己冒着雨跑向信箱时的情景似的。

黑夜里，淅淅沥沥的雨依然不停地下着，我的心急速地跳着，仿佛离开了现实，被鹤描述的夜晚吸引了过去。迄今为止的一切，生也好、死也好，好像都被一个神秘的漩涡慢慢地带到另一个真实的地方，那是一种轻飘飘的令人不安的寂静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我语气镇定有力地说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鹤温顺的样子，好像一点儿也经不起重大事件考验似的。“这件事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，你现在马上回家，暖暖和和地睡一觉，虽然说是春天，但是毕竟下着雨，小心别再发烧。赶快回家换衣服。